



徐家汇体育公园将于年底竣工

那些年,上海人和“万体馆”“八万人”“游泳馆”的故事

文 / 严山山 图 / 资料

7月8日,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走进“2022民生访谈”直播间,针对市民关心的体育场开放情况、下半年上海体育赛事举办等进行了回应。据悉,作为目前持续推进的上海市重大体育设施在建项目之一,徐家汇体育公园将于今年年底基本竣工。

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,这处新打造的体育新地标,还承载着人们的集体记忆。这里有上海体育建筑“三件套”——上海体育场、上海体育馆和上海游泳馆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《上海会客厅》节目,邀请到了上海作家马尚龙、体育评论人周力、原报纸体育编辑蒋天等多位嘉宾,请他们分享各自对于“万体馆”“八万人”和“游泳馆”的故事和回忆。

万体馆生于“万”时代

马尚龙: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、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、《上海会客厅》节目“专家天团”顾问成员

几年前,在电视台的一台对话节目中,我向坐在我对面的成方圆求证一个有关她的历史瞬间:成方圆第一次担任独唱演员,是在上海的万体馆;之前,她是东方歌舞团的二胡演员。成方圆点头说是。

在回忆这一个片段时,我发现了一个有关万体馆的有趣现象。我犯了一个错误,但是这个错误被所有人都接受,因为所有人都意会、也都在犯和我同样的错误,连北京来的成方圆都同样错误地意会了——我说到的万体馆,在官方宣传中是不存在的,上海只有上海体育馆。直至今日,地铁一号线和四号线有一个交汇的车站,是上海体育馆站,而不是万体馆站。

当然,我和成方圆以及所有人都没有错。从1975年落成后,“上海体育馆”仅仅是官方名称,“万体馆”才是最亲切的昵称,并且在市井生活中,万

体馆才是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。市井称呼是无从考证出处的,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自己是“万体馆”名字的始作俑者,真应该给他发奖的。

过了好几年。忽一日,友人送我演唱会的票子。我一看,“上海大舞台”是什么地方啊?友人说,就是万体馆呀。对于万体馆的改名,当时和我有相同批判态度的人实在太多,以至于到现在,即使是到那里去看演唱会,即使票子上印的是“上海大舞台”,没有几个人理会。假如你打的去,和出租车司机说要去上海大舞台,司机肯定没方向的;假如去万体馆司机不认路,那么这个司机肯定不是上海人。

“万体馆”“八万人”和徐家汇体育公园

周力:五星体育频道首席编辑、2020年上海“建筑可阅读”宣传大使,著有《敢为人先:上海体育》(上海通志馆主编,2021年8月出版)一书

世界上著名的体育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体育场馆,伦敦有温布利,巴黎有法兰西大球场,慕尼黑有安联球场,马德里有伯纳乌,北京有鸟巢和工体,上海则有“万体馆”和“八万人”,它们正式的名称分别是:上海体育馆和上海体育场。一座在室内,一座在室外。

1972年上海市体委提出重建“万人体育馆”的报告,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同意。1973年春,停滞了13年的体育馆工程重新开工,于1975年9月建成,命名为上海体育馆。因容纳观众数量达1.8万人,因此被上海人亲切地称为“万人体育馆”,简称“万体馆”。

1997年,上海举办第八届全运会,同年在上海体育馆附近建成了上海体育场。这座体育场因可同时容纳8万人进场而被称为“八万人”。上海体育场规模大,而且设备先进,造型美观,马鞍形屋面气势磅礴,夜晚亮灯后晶莹剔透,让人叹为观止。上海体育场、上海体育

馆及另一座可以容纳四千名观众的上海游泳馆(1983年建成)三足鼎立,规模雄伟,共同组成了徐家汇一带独特的体育风景。1998年上海体育场被评为“上海市最佳体育建筑”,1999年又荣获“新中国五十周年上海十大经典建筑金奖”。2008年上海体育场成为北京奥运会足球赛上海分赛场比赛场馆。

随着城市功能的升级,以“万体馆”和“八万人”为中心,全新的徐家汇体育公园呼之欲出并将在今年完整亮相。

我的家,就在万体馆对面

蒋天:育儿专栏作家,自媒体人,业余运动员,曾在平面媒体从事体育编辑工作

我个人对于上海体育馆的情结,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了,不好意思,我更习惯称它为万体馆,因为烙印在心底太深,改口太难了。小时候,我和爸妈开玩笑说,万体馆就是自己进城的一个地标建筑,坐公交车从田林那片农田慢慢驶向市区。彼时,田林地区真的是成片农田,当这个浑圆好看的万体馆扑入眼帘时,我就知道,市区到了。

到了学生时代,学校组织春游,除了标配的西郊公园(上海动物园)之外,更吸引我的就是进入万体馆内部参观,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它的“肚子”里,就像个好奇宝宝般,怎么都看不够,想象不出原来万体馆有那么大的肚量,甚至,我还在“肚子”里和同学们酣畅淋漓地打了几局乒乓球。

再后来,我直接就把家安在了万体馆对面,基本上,这里的演唱会门票,但凡是我喜欢的,统统不会错过。

万体馆隔壁的上海体育场,虽然落成时间晚于万体馆,但我和它的故事,一样精彩纷呈。在这里我见过的明星,从刘翔到博尔特,从梅西到贝克汉姆,真的是星光四射,那是一长串兴奋到极致的往事。演唱会更不用多说,就在家门口的视听盛宴,焉有错过之理?

我太太是张学友歌迷,我无比自豪地表示,他的演唱会门票,即使再贵,我都是咬紧牙关买的内场票——只要太太开心,我就开心。和上海体育场、上海体育馆的不解之缘,就像海水一样涌向自己脑海,再多都倾诉不完。

当年,我曾在“游泳馆”组织羽毛球活动

严山山:新闻晨报·周到文艺部编辑、记者,《上海会客厅》节目主持人

记得多年之前,我每周都要组织白领读者去上海体育场(以下简称“八万人”)和上海游泳馆(以下简称游泳馆)搞活动,几乎雷打不动。一是游泳,二是打羽毛球。组织游泳相对容易,我买的是次数卡,进去一个算一个,每到暑期,我一大清早到游泳馆门口,召集大家,然后排队入场,至于下水之后他们是否会“翻起浪花”,那我爱莫能助了。

有一次,我无意当中听到工作人员介绍,说游泳馆那里其实有羽毛球场,可以去试试看。我马上跑到游泳馆找到工作人员,是一位很和蔼的阿姨,好说歹说,总算给了两片场地。其实“游泳馆”的羽毛球场是分布在“游泳馆”一楼和地下室,地下室层高较低,打羽毛球经常会碰到天花板,所以许多读者还是喜欢在一楼打羽毛球,但一楼就两片场地,所以僧多粥少,位置非常紧张。

游泳馆里有跳水台,我是不敢去跳的。记得有好几次,我和小伙伴们在一楼打球时,那些穿着泳衣的跳水队员,像小天鹅般排着队径直穿过羽毛球场地,那场景,就像是电影《出水芙蓉》的翻版,但女主角换成了中国的跳水队员。

2017年12月,我接到了游泳馆即将闭馆改造的通知,而开展了三年的羽毛球活动终于落幕。当我和当年那些小伙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,我们相约等“游泳馆”年底建好了,一定要再去打卡。(来源:周到)

